

陳豹隱全集

第二卷
理论经济学 ②

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院
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

编

西南财经大学“211工程”三期建设项目资助

陳豹隱全集

第二卷 ②

理论经济学

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院
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

编



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



20世纪50年代初的陈豹隐
(时任四川财经学院临时院务工作委员会教务组组长)

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通告

五月五日(星期五)是馬克思誕生百又四週紀念日
大本會定於是日下午一時在北大第三院(北河沿)
禮堂舉行紀念大會，並請李大釗，顧孟餘，陳
啓修，高一涵諸先生講演。此會係公開性質，無
論何人均一律歡迎。特此謹告。

馬克斯學說研究會特別通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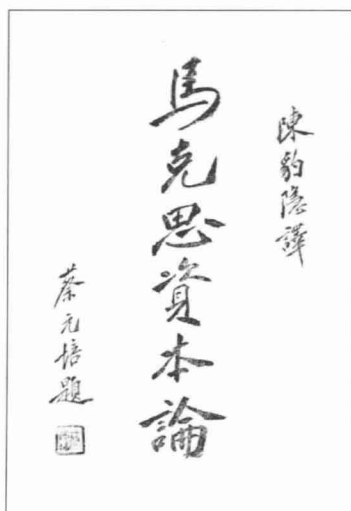
本會另設資本論研究組並承陳啓修先生允為本組
導師不論本會會員或同學諸君高興於此項研究的
請通知東齊李駿君以便定期召集

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特别通告
(《北京大学日刊》1922年
3月22日第988号第4版)

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
(《北京大学日刊》1922
年5月3日第1017号第4版)



《资本论》第一卷第一册封面



《资本论》第一卷第一册内页题签



编者按

《资本论》第一卷第一分册，（德）马克思著，陈启修译，1930年3月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发行，1935年3月再版，1938年5月三版，本次所选底本为初版。

该书译自考茨基国民版第八版（1928年德文版），综合参考日译本、法译本和英译本，为《资本论》的首个中译本。^①其后潘冬舟又陆续翻译出版了《资本论》第一卷第二分册（北平东亚书局，1932年8月，即《资本论》第一卷第二、三篇）和《资本论》第一卷第三分册（北平东亚书局，1933年1月，即《资本论》第一卷第四篇），与陈译本构成一个系列。

陈豹隐曾于1922年3月被聘为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《资本论》研究组导师^②，据罗章龙1978年9月回忆：当时他所在的学会翻译室德文组“曾译了《资本论》的第一卷。我们当时是硬啃，实在不懂的地方，就把困难绕过去。后来我们把《资本论》第

① 《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》1982年第42期曾刊载有《陈启修〈资本论〉中译本所载〈资本论旁释〉》、《陈启修〈资本论〉中译本所载〈考茨基国民版序〉》、《陈启修〈资本论〉中译本所载〈译者例言〉》三文。

② 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《北京大学日刊》1922年3月22日第988号第4版发表特别通告称：“本会另设资本论研究组，并承陈启修先生允为本组导师。”

一卷译稿交给了一个教经济学的老师，名叫陈启修。他说日本人译的《资本论》，有些地方译得不是很合适的，再从日本文译成汉文后，更走神了。那时我们要结束这项工作，就由这位老师参照我们的本子，直接从德文译了出来，当时也印出来了，但不流行”^①。可蹊跷的是，朱务善、刘仁静的回忆和罗章龙另两处的回忆^②，都未提及译本交陈豹隐，甚至根本未提及译《资本论》。且陈豹隐自称，他所依据的德文版 1928 年方在柏林出版，而所参考的高崑素之日

① 罗章龙：《回忆“五四”运动和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》，《文史资料选辑 第 61 辑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9 年，第 49 页。

② 朱务善 1960 年 6 月 20 日的《回忆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》（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、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：《“一大”前后——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（二）》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80 年，第 118—121 页），未提及译《资本论》；罗章龙 1978 年 9 月 4 日的《回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》（上揭书，第 184—194 页），虽提及译《资本论》，但未提及交陈豹隐；刘仁静的《回忆我在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情况》（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：《党史研究资料 第一集》，成都：四川人民出版社，1980 年，第 58—66 页），未提及译《资本论》；罗章龙的《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》（罗章龙：《椿园载记》，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1984 年，第 57—72 页），这是他系列回忆文章中最详尽的一篇，未提及译《资本论》。

译本 1927 年才由东京改造社发行^①，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至迟在 1926 年即已停止活动了^②。由于缺乏独立的第三方材料，此事已难真正证实或证伪。即使罗章龙提到的译本存在，且给了陈豹隐，时隔多年，陈豹隐此后又长期在国内外东奔西走，尤其是先后遭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通缉，仓促之间，学生们的译本他未必重视，更未必随时带着身边，故不足以动摇其首译者地位。^③

① 但高畠素之所译的《资本论》第一卷第一分册最早 1920 年 6 月即由东京大镆阁出版（胡培兆、林圃：《〈资本论〉在中国的翻译出版过程》，《〈资本论〉在中国的传播》，济南：山东人民出版社，1985 年，第 133 页，称“一九一九年日本出版了高畠素之翻译的《资本论》日文全译本”，显误。实际上高畠素之的日译《资本论》直到 1924 年 7 月才由东京而立社出全），1927 年改造社版为定本，因而陈豹隐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即曾见过此日译本也不无可能。

② 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跃期是在 1920—1922 年。据罗章龙称：“学会的活动据说一直延续到一九二六年，不过，我早已离开北大，此后就不知其详了。”且学会在后来已“逐步成为党的外围组织，不再是一个学术讨论团体，而是直接参预革命的行动组织了”。（罗章龙：《椿园载记》，第 71—72 页）

③ 关于陈译《资本论》还有个插曲：据姜殿铭《才华横溢的市川十年——访东京的“郭沫若文库”》（《光明日报》1982 年 11 月 11 日）称：“在这里（按：指东京“郭沫若文库”），还看到了郭老用‘陈启修’这一笔名翻译的《资本论》第一卷。译本由上海昆仑书店于一九三〇年出版。”显误。



考虑到本书作为《资本论》首个中译本特殊的版本价值，对研究者而言，存真至关重要，故本册在编校时，除将“马克思”统一改为“马克思”及依据相应的《资本论》德文本、法文本、英文本，对原书部分明显的单词拼写错误进行订正外，其他基本保持原貌，还请读者留意。

相关介评，可参看：黄华《评〈资本论〉底中译本》、廷泰《读陈译〈资本论〉》等，收入全集第六卷。



凡例^①

1. “ ” 表示引用文或书名题目等^②。
2. ‘ ’ 表示第二次引用。
3. () 表示原注。
4. —— —— 表示双线当中是夹注。
5. —— 表示单线以后的文章是单线以前的总结。
6. [] 表示外国语间的对译。
7. 【 】 表示译者注。
8. ④ 表示○内的数字是段末注迺号数。
9. 两字间的短横线如马一恩书简，表示集合名词。
10. “。”，“，”，“；”，“：”，“？”，“！”，“。”等等照通例。
11. “的”表示形容词语尾，“的”表示副词语尾，“迺”表示所有格。“的”和“迺”音都同“的”。详见《译者例言》。

① 此凡例为陈豹隐所拟，考虑到本书特殊的版本价值，我们基本未做变更。——编者

② 为保持全集体例的统一，便于读者理解，书名题目我们改用书名号，以与引文区别。——编者



目 录

《资本论》第一卷第一分册 /001

译者例言 /002

《资本论》旁释 /007

- 一 马克思经济学说在思想史上的地位 考茨基/007
- 二 《资本论》在马克思经济学说上的地位 河上肇/051
- 三 《资本论》第一篇在《资本论》上的地位 (一)
恩默特/058
- 四 《资本论》第一篇在《资本论》上的地位 (二)
河上肇/080

考茨基国民版序 /087

原著者对于第一版迺序文 /119

原著者对于第二版迺跋文 /125

第一卷 资本迺生产进程 /138

第一篇 商品及货币 /138

第一章 商品 /138

第二章 交换进程 /217

第三章 货币或商品流通 /232

《资本论》第一卷第一分册

〔德〕马克思著 陈启修译



译者例言

《资本论》的性质和价值，本是世界学术界早有定评的，并且还是原著者两篇序文并两篇跋文（德文和法文的序文跋文各一篇），恩格斯两篇序文，考茨基一篇序文，等等上面说得很明白的，而这些序文跋文又尽译载在本书里面（虽然法文的序和跋并恩格斯序只是被容收在考茨基的国民版序当中），所以，在这里，从一般说来，似乎没有把《资本论》的性质和价值问题，从新提出来赘说的必要了。

翻译的原本是考茨基国民版的第八版（1928年版），由柏林 J. H. W. Dietz nachf. G. m. b. H. 发行的德文版。国民版好过其他各种版本的地方，详见考茨基序文上，恕译者不赘说了。国民版的长处就是译者选用牠为原本的理由。

据译者目前所弄得到手的材料看来，考茨基的国民版的译本，只有日文河上肇，宫川实两人译本，并且目前还止译到第一册的第一篇第八章，所以，译者在翻译时颇感一种无从去和许多译本对

照之苦。不过，考茨基版和别的版本在整个体系上原是相同的，所以译者在可能的范围内，除开主要的参照河上和宫川迥既刊日译的部分之外，也还于必要时参考了（一）J. Molitor 迥法译本（Paris, Alfred Costes 发行，1924 年版），（二）Samuel Moor 和 Edward Aveling 迥英译本（Chicago, Charles H. Kerr & Company 发行，1921 年版），（三）高畠素之迥日译本（东京，改造社发行，1927 年版）。

《资本论》是一部比较要多费脑筋去理解的书，特别是牠迥起头几章，素称难读，因此，译者为谋中国读者迥便利起见，特辑了几篇关于《资本论》的文章，定名为《〈资本论〉旁释》，附在译者序文之后，以便读者于读《资本论》迥原序，原跋并正文以前，先由这个《〈资本论〉旁释》得到一些在读《资本论》以前应该知道的知识。

《〈资本论〉旁释》包含三篇文章：（一）《马克思经济学说在思想史上的地位》，这是 Molitor 迥法译本上的导言，著者是考茨基。这篇文章把《资本论》著者所处的时代，《资本论》迥来源，牠迥结果，牠在一般学术史上的地位，牠和同一著者迥别的著作和工作的关系，等等，说得很详细。（二）《〈资本论〉在马克思经济学说上的地位》，这是日本河上肇著的《〈资本论〉入门》迥序说迥第三节。（三）《〈资本论〉第一篇在〈资本论〉上的地位》，这是更由两篇东西构成的：（1）是恩默特迥《马克思的经济学要览并语汇》[W. H. Emmett, The Marxian Economic Handbook and Glossary]（纽约，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发行，1925 年版）迥导言；（2）是河上肇在他和宫川所译日文版迥第二分册迥《第一篇解题》。

这三篇文章本是不同的人对于同一的书所写的文章，所以其中难免没有重复的话；不过，从大体说来，的确是各有特色，可以合起来凑成这样一个《〈资本论〉旁释》的。

《资本论》迺法译本是分册出版的，河上宫川迺合译日文本也是分册出版的；这一来固然是因为翻译和印刷迺关系，不能不如此，二则也未尝不因为这样的分册印行反便于多数人迺诵读。译者这个中译本，也采取分册出版的形式，分为十册，陆续出版。

译者在这本书迺翻译当中，特别感觉“的”字问题迺困难。这个问题，已经闹了十几年，但是至今仍是没有弄出一个较稳便的办法。一些主张仍然单单用一个“的”字的人们，在文艺创作或科学著述里面，虽然也许勉强拿一个“的”自满，但是，一旦到了翻译名著的时候，就立刻会露出工具不充分，意义不明显的弊病；因为，如果要求翻译迺正确，就不便太随意变更原著者的口气，而原著者在外国文上所用的那种和（1）当作形容词语尾用的“的”，（2）当作副词语尾用的“的”，（3）当作一个表示所有格的前置词用的“的”，三种东西相当的字本是用得非常繁复的，所以如果不随便变更语气，就会把所译的中文（特别是用眼看的时候）迺意义弄得不够十分明了。

那些主张用（1）“的”，（2）“地”，（3）“底”三种不同的字去表示上述三种意义的人们，虽然主张得很坚决，但是，一直到今日，不单是他们迺用法还是纷歧不一。也有把“底”用到（1）迺意义的，也有把“的”用到（3）迺意义的，并且，多数人也还没有表示赞同。真也奇怪，当年和“的”，“地”，“底”三者迺用法同时出现的，那种“他”，“她”，“牠”三字迺用法，到今日，已经可

说是被多数人通用，并且在大体上还算用得正当不错，为什么“的”，“地”，“底”三字迥用法迥运命，却适得其反呢？据译者看来，这不是无理由的。只就译者所想到的理由说，就有三个：（一）她牠是新字，地底是旧有的字，新者易变为旧，旧者却难转为新，所以地底两旧字迥新用法只足以扰乱眼目，讨人嫌厌，而她她两个新字却容易为人所习惯。（二）他牠她三字是同音的，在事实上和中国人口头上所用的口音相合，而的地底却是平仄不同的，在事实上和中国人口头上的字音不一致，因此前者显得很自然，而后者却显得很牵强，所以前者虽被世人多数赞同，而后者迥运命却和前者相反了。（三）“她”字用女旁表示女性，“牠”字用牛旁表示物件^①，都是可以望形生义的，而地底两字却无这种好处，所以前者容易被人使用，后者却容易被人厌弃。

我们一方面感觉在外国名著翻译上有分“的”字迥三种用法的必要，在另一方面又明白知道“的地底”迥区分法的失败原因，那末，补救的办法自然是必须讲究的，并且也是不难讲究的。我们只需：（一）造两个可以代替“地”“底”二字即代替“的”迥（2）和（3）的意义的字；（二）这两个新字能和“的”字同音；（三）这两个新字能够像他她牠一样，一面表示和“的”同类同音，一面表示和“的”意义有别，就行了。译者从这种见解着想，想出了“迥”“酌”两个新字；这两字迥音是和“的”字相同的，“迥”字

^① 因为陈豹隐对“牠”字用牛旁等做了特别强调，故本册在编校时未将“牠”改作“它”。但遇到“牠”用于人的代称时，进行了一定编校处理。——编者

从之旁，表示牠用在“之”迥意义即所有格迥意义上，和所谓“底”字相同。“酌”字从冠盖，表示牠盖罩下面的动词或形容词，即表示牠是副词迥语尾（因为在中国语法上，副词通常是罩在所副的品词之上的），和所谓“地”字相同。至于原有的“的”字，却拿来专作形容词语尾。译者这种想法比较是合理的，似乎也更找不出别的适当法子，所以这次在《资本论》迥翻译上，就使用了牠。这种办法到底会不会被世人容纳，现在虽无从预测，但是，只从这部书的译文看来，似乎文义在这种新办法下面，比较明白多了。我希望大家为社会科学迥发展起见，或是赞成这个办法，或是创作一种更合理的办法。

东京 1930 年 1 月 1 日

陈启修